

◎ 本社编选

最新集本

ZHONGGUO  
SANWEN  
ZUIXIN  
DUBEN  
第2辑

中国散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SANWEN**  
ZUIXIN  
DUBEN

第2辑

本社  
编选

最新读本

中国散文

山东文  
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最新读本. 第2辑/山东文艺出版社编选—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29-2484-X

I. 中... II. 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55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http://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mailto: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1.5 插页/1 千字/201  
印 数 1—2000  
定 价 15.00 元

# 出版说明

为了繁荣和促进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及时地向广大读者推荐一批报刊新近发表的散文佳作，我社拟出一套《中国散文最新读本》，这是第二辑。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报刊编辑、作家朋友给予热情支持和关注，恳请向我社推荐您最喜欢的散文作品，作家可自荐，来稿请注明详细通讯地址、邮编及电话号码，以便选用后赠送样书，汇寄稿酬。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

## 《中国散文最新读本》第二辑目录

|                       |            |
|-----------------------|------------|
| 《秦腔》记 .....           | 贾平凹/ 1     |
| 文化、先进文化与齐鲁文化 .....    | 王修智/ 8     |
| 我的家在八个家草原 .....       | 阿拉旦·淖尔/ 11 |
| 滇行散记 .....            | 高洪波/ 18    |
|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 张红萍/ 24    |
| 花自飘零水自流 .....         | 李国文/ 35    |
| 我的秘密之花 .....          | 海 男/ 42    |
| 根之魂 .....             | 郭保林/ 49    |
| 花解语 .....             | 温燕霞/ 54    |
| 我所见到的季羨林先生（外二篇） ..... | 王克玉/ 64    |
| 三十八朵荷花 .....          | 阎 纲/ 71    |
| 享受旅行瞬间 .....          | 张爱华/ 79    |
| 帘卷西风 .....            | 黎焕颐/ 85    |
| 黄河影子中的生灵 .....        | 崔东汇/ 89    |
| 梦入江南烟水中 .....         | 赵嫣萍/ 96    |
| 从“诸葛亮那里”反思 .....      | 朱多锦/ 100   |
| 私人天堂 .....            | 张立勤/ 103   |
| 澄若秋水的生命之境界 .....      | 欧阳斌/ 108   |
| 芳菲梦寻 .....            | 杨新雨/ 112   |
| 与姐姐永别 .....           | 王兆胜/ 116   |
| 序跋的念想 .....           | 谢大光/ 122   |

|                         |              |     |
|-------------------------|--------------|-----|
| 无法改变的政治成见：傅斯年与毛泽东 ..... | 石兴泽/         | 125 |
| 散文短论 .....              | 古 耜/         | 134 |
| 寻求新世纪散文写作的新的增长点 .....   | 王聚敏/         | 149 |
| 在喧哗骚动中：回望文学出发的地方 .....  | 李晓红/         | 160 |
| 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        | 雷 达/         | 163 |
| 姜堰夜话——散文创作三人谈 .....     | 林 非 王充闾 卞毓方/ | 175 |

## 《秦腔》记

贾平凹 ■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19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逃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

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撸光了，泉池里是一筐一筐，石头压着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糍就顺了裤腿流。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糝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

颗熟红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糊糊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人呢：宽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他然后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刘彩春整理鼓谱。刘烈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擦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

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筐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埂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gē）”发音为“哥哥（guǒ）”，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

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只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的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地望着我笑，给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

上。关印还是贪吃，他当了支书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足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得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滚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

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的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得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清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唯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 2003 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

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婢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吁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号，一只猫蹑手蹑脚过来看狗。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候”，

让守住灵魂的时候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干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他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谈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兴趣，跑来对我说：“你要树牌子，这是个大牌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

吗？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唯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谈，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掇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过一个因地畔纠纷与我家致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走路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劲，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牌子，他们肯让我树吗，认可这块牌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

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方。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和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

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惭愧了还再惭愧，人在喝风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 文化、先进文化与齐鲁文化

王修智 ■

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对应，主要指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也就是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我们讲的文化，通常是指中义的文化。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既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对二者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是旗帜，引领着人们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文化是纽带，把人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文化是灵魂，渗透在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文化，能够穿越时空而代代相承，历经沧桑而风采依然。人可以受文化的陶冶而高尚勇敢，民族可以因文化的熏染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许多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文化的传承变迁密

切相关——哪一个民族重视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就强盛，就能够百折不挠，发展进步；反之，哪一个民族丢掉了文化根基，就会人心涣散、方向迷失，最终走向衰落、分裂或者被外族同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上下五千年，绵绵不断的文化传统一以贯之，成为团结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当今，我国已经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的“先进文化”。这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由三种文化有机结合而成：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三是改革开

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包括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成果在内的现代文化。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齐鲁文化,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鲁文化的总称。它们孕育于西周初年齐、鲁建国之始,生成于春秋,繁荣发展于战国,至汉代被吸收兼容。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此间齐鲁大地涌现出一大批贤哲圣人,如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墨子、管仲、晏婴、孙子等等。他们为了寻求天下大治、强国富民之道,开宗立派,标新立异,纷纷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思想理论相互渗透与扩展,逐渐形成了齐鲁文化的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色,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因时变革”为灵魂。浩浩荡荡的齐鲁文化思潮,深刻影响了诸侯国统治下的整个社会,猛烈冲击了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形态,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思想精华则出自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的故乡,理应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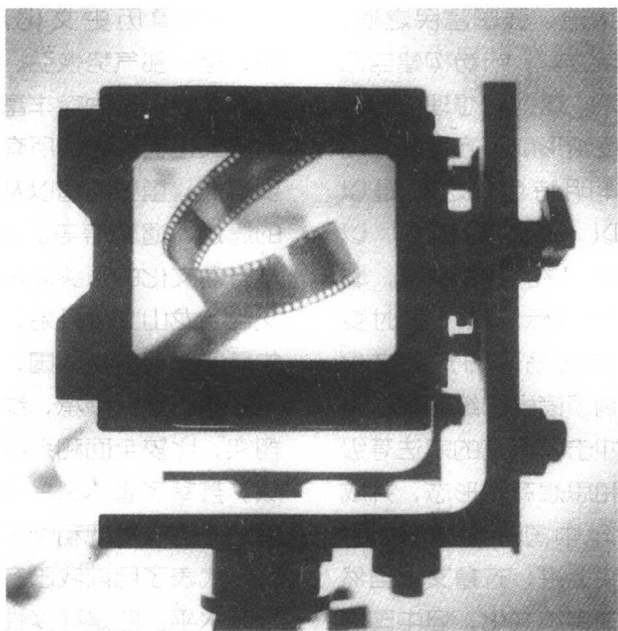
化的“排头兵”。为此,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的奋斗目标,确定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建设文化强省,全面启动文化建设工程。组织编撰《齐鲁历史文化丛书》,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齐鲁文化,使干部群众进一步加深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就是其中的一项重大举措。这套丛书自去年初开始组织编写,历时一年有半,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经全体编撰人员呕心沥血,反复酝酿,认真研讨,几易其稿,终于出版面世了。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共100册,是一部气势恢弘、特点鲜明的鸿篇巨制。一是内容丰富。囊括了齐鲁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典籍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遗迹、遗物等等。二是脉络清楚。从齐鲁文化的源头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开始,到其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之后两千年的繁衍传承,线索清晰,史料翔实,比较全面和系统。三是观点权威。荟萃了省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采纳了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目前我国齐鲁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四是可读性强。以广大干部群众为读者对象,最大限度地把学术成果通俗化,是学术走向民间的新尝试。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了解齐鲁文化,继承和弘扬

齐鲁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史鉴今，咨政育人，面向未来，开拓创新，都将大有裨益。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学术研究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辟齐鲁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 我的家在八个家草原

阿拉旦·淖尔（裕固族） ■

## 母羊的眼泪

母羊第一次产羔子的时候，就像偷偷地爱了一次又不小心怀孕的少女一样害羞。她还不知道肚子里这个自己孕育的生命其实更可以说是上苍的赐予，却想着尽快摆脱这个意外到来的生命的纠缠。

要知道，在我们尧熬尔人古老的经卷里，这都是不能饶恕的罪过呵！

但这些罪过，年轻的母羊和同样年轻的少女一样，她们是不知道的，需要有人去开导。

那一年，不满两岁的童巴子银耳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意外地分娩了，银耳是我们羊群中最漂亮的一只小母羊，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又白又亮，发着银子一样的光芒。因为这样，我们叫它银耳当然是没有错的。

银耳的分娩是顺利的，阿妈这样说。我们得到银耳顺产的消息，都为银耳有孩子快乐着，我们都期望它的孩子快点长大，也长得和银耳一样美

丽。

可银耳却做出了所有牧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它不但不照料自己的孩子，当孩子挣扎着找它吃奶的时候，它还会毫不迟疑地一头将刚刚出生的孩子顶翻在地，然后自己如释重负地摆头走开。

这可激怒了阿爸，阿爸怒不可遏地要拿鞭子抽，我们都围上去挡住了。我们姐妹几个谁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心爱的银耳挨打。

阿爸一生气，扔下鞭子走了，边走边说，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自己不管，那就叫饿死算了。

这时候阿妈抓住了银耳，搂住银耳的脖子蹲下身来，让它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听到阿妈悠长的歌声。

甯……呀……噫……

帐篷被雨水淋湿了，

这不是白云的罪过。

雨水哺育肥沃的草原呵，

草原养育了万物。